

WO ZHIDAO SHENME



我知道什么？

文艺复兴

〔法〕保罗·富尔 著

商务印书馆

我知道什么？

文 艺 复 兴

〔法〕保罗·富尔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1995 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艺复兴/(法)富尔著;冯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5

(《我知道什么?》丛书)

ISBN 7-100-01929-X

I. 文… I. ①富…②冯… II. 文艺复兴—研究—法国
N. I109.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07544 号

我知道什么?

文 艺 复 兴

[法] 保罗·富尔 著

冯 棠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1929-X/K · 453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开本 787×960 1/32

1995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74 千

印数 5 000 册

印张 4%

定价:7.50 元

6.157/4

《我知道什么?》丛书

出版说明

世界闻名的《我知道什么?》丛书,是法国大学出版社 1941 年开始编纂出版的一套普及性百科知识丛书。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科学知识的不断发展,该丛书选题不断扩大,内容不断更新,已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个领域及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由于丛书作者都是有关方面的著名专家、学者,故每本书都写得深入浅出,融知识性和趣味性于一体。至今,这套丛书已印行 3000 余种,在世界上产生很大影响,被译成 40 多种文字出版。

“我知道什么?”原是 16 世纪法国哲人蒙田的一句话,它既说明了知识的永无止境,也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那一代人渴求知识的愿望。1941 年,法兰西民族正处于危急时期。法国大学出版社以蒙田这句话为丛书名称出版这套书,除了满足当时在战争造成的特殊形势下大学教学与学生读书的需要外,无疑具有普及知识,激发人们的读书热情,振兴法兰西

民族的意义。今天,我国正处在向现代化迈进的新时期,全国人民正在为把我国建设成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努力奋斗,我们相信,有选择地陆续翻译出版这套丛书,对于我们来说也会起它应有的作用。

这套丛书的翻译出版得到法国大学出版社和法国驻华使馆的帮助,我们对此表示真诚的谢意。由于原作为数众多,且时间仓促,所选所译均难免不妥之处,个别著作持论偏颇,尚希读者亮察。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95年5月

目 录

序言.....	1
第一章 经济因素.....	8
第二章 社会因素	29
第三章 技术进步	47
第四章 1500 年以前的艺术成就	65
第五章 16 世纪的艺术成就	83
第六章 风尚与精神的成果.....	107
结语.....	131
注释.....	135
参考书目.....	143

序 言

“文艺复兴”(Renaissance)一词,按最初含义,属于宗教词汇。就其本义而言,它指的是圣母奇迹故事(14世纪)⁽¹⁾以来,死去的上帝再生。它照搬了希腊神学的“再生”(palingénésie)这个词。这词并不意味着复活,也不意味着轮回,而是指在新的基础上重新开始。特别是在神秘主义的用法上,renaissance(再生)和régénération(再生)是同义词。通过圣宠、净礼(受洗或忏悔),甚或通过苦行,人可重获另一更美好的生命:人再生了。那些冠以René或Renée⁽²⁾之名的人,就像好国王普罗旺斯伯爵(1409—1480)和费拉拉女公爵(1510—1575)这两位人文主义或宗教改革的杰出庇护者,他们是否会怀疑自己看上去会死于罪恶而注定要过更富庶更美好的优越生活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加尔文(1509—1564)评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节)时,不加区别地谈论réformation(改革)、régénération(新生)、renouvellement(更新)、rénovation(革新)。

可以确信,加尔文同时代的人沉浸在哲学、文学、艺术等大发现的热忱中,他们相信自己亲临的是一次精神的新生,而不是类似春光、花朵或果实的那种周而复始的回复。宗教改革以及艺术与思想的新生相互关联,或毋宁说是同一文艺复兴的同时代的两个方面。1496年,就在发现美洲和好望角航线的同一时刻,就在伟大的希腊文本得以印刷出版、达·芬奇正在绘制他最精美的作品并深入研究人体的同一时刻,米歇尔·比罗写道:“从我们的时代起,改革(réforme)这个字眼鸣响在人民耳际,以至于不管你与何人交谈,这个主题都会在言谈中屡屡提起。”巴黎艺术与考古学院所藏一幅年代为1535年的铜版画上,人们可以读到 *Multa renascentur que nunc cecidere* (许多已经湮没的事物将要再生)的字眼。这句格言略微修改了贺拉斯^[3]运用于词汇方面(《诗艺》第70页)的著名诗句,与阿米奥^[4]致亨利二世的献辞(1559年)相对称:“弗朗索瓦一世开始复兴文学,使文坛争奇斗妍……”和1509年的翻译家克洛德·德·塞塞尔、1529年的文法学家乔弗鲁瓦·托里^[5],或1549年的诗人若阿香·杜贝莱^[6]一样,米歇尔·比罗不想否认16世纪以前法兰西语言与法国文学即已存在;同他们一样,他认为法兰西语言与文学与一个力图新生的伟大民族不相称。

对中世纪的这种误解很快被人遗忘。何况大思想家们抱有幻想：单纯简朴地回复到希腊—拉丁文明去，或回复到信仰的源泉去。自14世纪起，彼特拉克在罗马依古代方式于朱庇特神殿庆祝凯旋（1341年）。红衣主教邦博^[7]是一位生于1470年的西塞罗的追慕者，他避免读日课经内罗马帝国末期的拉丁文，生怕玷污其文风的纯洁。在罗马，围绕着蓬波尼奥·雷多（1464年），在佛罗伦萨，围绕着马西里奥·菲西诺^[8]（1473年），在克拉科夫，在卡齐米尔四世雅热隆^[9]主持下（1489年），在巴黎，在查理九世和亨利三世主持下（1570年和以下各年），建立起各种科学院，以重振令人敬仰的古代的思想、习俗，甚至还有古代装饰。怀着真诚的宗教虔信，拉伯雷的卡冈都亚于1533年写信给庞大固埃^[10]道：“现在所有的学科都在恢复，各种语言都在创立”（第二卷第8页），也就是说都在恢复，故而布朗托姆^[11]在1590年前后能够称呼国王弗朗索瓦一世：“文学艺术之父和真正的文学艺术复兴者。”

他们的继任者和继承人真诚地相信存在一千年的精神黑暗和哥特人式的野蛮，继之而来的不是新生，而是真理的复兴或恢复。对于1674年的波瓦洛^[12]和1675年的布乌尔^[13]来说，文艺复兴这个贫

乏概念无非是要复活古代。费内隆^[14]1714年在《致法兰西学院的信》中甚至说,用于指代这个所谓的历史时期的“文艺复兴”一词,在16世纪时被视为恢复古代传统。1718年《法兰西学院辞典》第二版,1748年的孟德斯鸠,伏尔泰(在好几处),1784年的里瓦罗尔^[15],都使这个词义通俗化^[16]。他们时而把穆罕默德二世攻陷君士坦丁堡(1453年)作为文艺复兴的开始,时而把佛罗伦萨的洛伦佐·美第奇(1469—1492在位)对文学或艺术事业的资助作为文艺复兴的开始,时而把新大陆的发现(1492年)作为文艺复兴的开始,更为普遍的是把意大利战役(1494年及以后各年),弗朗索瓦一世在位年代(1515—1547)和教皇列奥十世在位年代(1513—1521),作为文艺复兴运动的开始。他们最常把亨利四世作为文艺复兴的结束,此时“马莱伯^[17]终于出现”,路易十三(1610—1643在位)开始了古典主义时代。19世纪继其余绪。按勒南^[18](1848年)的说法,文艺复兴是一场单一的文学运动,而不是一场哲学运动,它是真正的有教养的人道传统的回复。对于米什莱^[19](1855年)而言,这是一次重新发现。

词义的这种限定得到了外国人的支持。如果意大利语^[20]、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罗马尼亚语、俄语像法语一样,用同一个词即可同时指定一个世界历

史时期和一场物质或精神的更新，人们就免于造成混乱：人们宁愿将文艺复兴约简为对古代的崇拜，约简为意大利风格。在许多才学之士看来除此之外别无他途，直至今日依然如此。

英语却把 Renaissance 同 renewal（更新）或 revival（复兴）区别开来，德语把 Renaissance（或 Wiederaufblühen）与 Wiedergeburt（复兴）区别开来；对同音异义的担忧对之并无妨碍。英国、德国、比利时，继而法国的艺术，经批评家们的博物学研究，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逐渐证明，拉斐尔前派艺术家，佛兰德和勃艮第的文艺复兴前期的艺术家，都应列入文艺复兴艺术家之内，没有小艺术，大艺术便无法理解；没有小的技术发明，大的创造便无法理解；不研究经济和社会状况，洛伦佐·美第奇对文学艺术事业的资助便无从理解。人们还注意到运动的极度迟缓和运动的极度多样性。人们缩小对古代模仿的方面，特别是人们不再相信罗马世界与现代世界间出现过决裂。人们甚至谈到查理大帝统治下的第一次文艺复兴，谈到查理五世统治下的第二次文艺复兴。不仅艺术没有在 476 年至 1453 年之间死亡，而且它在 1453 年不是以旧面貌复现。今天可以肯定，正是中世纪把古代传统传给了我们。皮萨诺说，1260 年前后，尼古拉·达皮利甚至为比萨大教堂的

讲道台，1268 年，为锡耶纳大教堂的讲道台雕塑浅浮雕，这些浅浮雕被人们视为罗马艺术典范；兰斯的圣母大教堂雕刻《圣母往见》、《坐着的先知》、《微笑天使》的创作者们，在 1250 年前后就像《玫瑰传奇》的作者们研究卢克莱修一样，了解了希腊雕塑艺术。

到如今，人们再也不能谈论局限于某些年代和享有特权的某几个国家的简单的艺术、科学和文学的复兴了。人们把经济现象、道德现象、技术工艺，都纳入这一研究中。人们把一向认为意大利、法国、荷兰，有时还包括西班牙，所特有的一场运动扩大到了俄国，乃至罗马尼亚。人们喜欢谈论资产阶级时代，依各国情况，它的起始年代也不同。人们愈来愈发现，新的精神在 14 世纪已见端倪。人们感觉到无秩序无规则的大规模的文化对立，对立双方截然不同，一方面是中世纪所幻想的基督教的统一，另一方面是古典主义。在文学、哲学和艺术等等的对立当中，人们区别出理性主义的批判的潮流和形而上学的神秘主义的潮流，苦行与苦修的潮流和宽容与随意的潮流，许多信仰和许多怀疑主义。况且大多数才子同时投入好几种潮流！年轻的弗朗索瓦一世那一代有欢乐的爱好：这是加尔文教义拒之门外的。人文主义要求自由研究，天主教教义反对自由研究。德意志的艺术传统和发明创造，不是西班牙也不是波兰的艺

术传统和发明创造。意大利把古代意大利化,产生出对有个性的文学的爱好,以及对形式的追求……

然而文艺复兴具有其统一性,正是这种统一性保证它在所有的外形下,对独立抱有极端的爱。对财富的追求与崇拜,艺术的或宗教的个人主义,民族主义,博学考据的兴趣,依赖摆脱了注释、习俗或陈规的古典作品,对奢华对肉体,一句话,对生活的爱,是这种特有的自由精神的各种各样的表现。此外,财富与知识赋予某些有特权的人以独立,即赋予他们幸福,正如加尔文教义中的上帝的恩宠一样。这就回到了14世纪给动词 *renaître* (复兴)给词汇 *renaissance* (复兴)的整个宗教定义上。在这里我们研究朦胧起始于14世纪而到1550年左右仿佛爆发的事件——欧洲的新生^[21]。

第一章 经济因素

通常人们用意大利战役来解释法国、德意志、斯拉夫或盎格鲁撒克逊诸国的文艺复兴：查理八世^[22]或马克西米利安^[23]的战争与外交，在 15 世纪末前后，使北方人了解到 150 年以来使亚平宁半岛充满活力的新精神，人们举这些国王为例，他们把意大利的艺术家、战略家、建筑家、博学家、银行家带到昂布瓦斯、布鲁塞尔、伦敦、维也纳或莫斯科，或者招请到自己身边。

这就大大地把事实简单化了。首先，14 世纪以来，几乎整个欧洲都在经受同意大利一样的极端不安或一样的对知识的好奇心的折磨。瓦卢瓦王朝查理五世（1364—1380 在位）的宫廷，像教皇的宫廷一样，是手抄本大收藏家，那里充满了文献学家；威克里夫在英国（1381 年），约翰·胡司在波希米亚（1409 年），长期酝酿着宗教改革的个人主义；佛兰德、勃艮第、都灵拥有马蒂厄·达拉斯、克洛斯·斯吕泰尔^[24]、热拉尔·道尔良，故而像佛罗伦萨、锡耶

纳或威尼斯一样，有它们的“艺术的 14 世纪”(trecento)。但是尤其必须正确指出，一方面外交与战争，另一方面艺术与文化的传播，具有相对的独立性；除了雇佣兵——外国雇佣兵或法国雇佣的德意志步兵——倾向于抢劫和焚毁，而不倾向于欣赏或模仿外，能够解释佛罗伦萨、安特卫普、吕贝克或奥格斯堡的纪念碑式建筑的富丽堂皇的，肯定不是国家对国家，城市对城市，和在意大利每座城市里，一派对一派的战争。知识、哲学和艺术尽管面临征服战争和国内斗争，看来反倒发展了起来。在这些新的文明发源地有的是艺术的城市，和平也好，动乱也好，都不是必不可少的。竞争、虚荣和民族自豪感在文化的扩展中无疑发挥过作用，不过这种作用只是次要的。

这里宁愿把它归诸经济秩序原因。此外，法国、西班牙或德意志的国王的意大利政策本身，像英格兰的佛兰德政策一样，是缘于金融利益。而非道义利益；根据 15 世纪时实际情况，意大利和佛兰德是欧洲两个最富庶的国家。从 1350 年到 1450 年，西方的法国和英格兰，东方的君士坦丁堡和斯拉夫诸国，均陷于经济崩溃，至少是极端虚弱。一方面是百年战争及其瘟疫、毁灭和伴随而来的人民起义，另一方面是土耳其人的进军及其掠夺洗劫，在罗马尼亚、匈牙

利、塞尔维亚、希腊……大批处死各国人民，造成了双重的后果，使这些国家十室九空，使金钱易手落入邻国。1448年的一道国王敕令向我们表明，巴黎陷于毁灭的境地，24,000所房屋被抛弃，巴黎铸币奇缺，同原料奇缺一样令人焦虑。国家图书馆的一份手稿是一位居住在君士坦丁堡的修道士在1442年2月3日的信函，它告诉我们，“在六年的时光中，土耳其人在基督教徒的土地上劫走了40万基督教徒，把他们全部充作自己的奴隶，无法带走的老人和病人，则被杀死和斩首……”。

汉萨同盟、布鲁日、热那亚、威尼斯、佛罗伦萨的工商业，从这种情况中获利。百年战争和红白玫瑰战争期间，法国和英格兰一度丧失它们在中世纪时小麦、盐、靛蓝染料、茜草染料、葡萄酒、羊毛……国际市场的地位。战斗人员需要服装、盔甲、武器，尤其需要大炮和粮食。供应他们这些物资的正是意大利和佛兰德，而意大利的大工业中心是佛罗伦萨。必须付给俘虏赎金，必须付给瑞士、西班牙、伦巴第雇佣军以及外国军队的步行人员和士兵以军饷和给养。连同他们的军饷，法国或英格兰的黄金进了外国的银行。因为美男子菲利普四世虽消灭了圣殿骑士团，却未能将财产占为己有。1312年5月3日，克莱蒙五世将这家强大银行的财富转入收容院修会，并决定

用来筹备十字军……，而他永远都是十字军的主人。另一方面，英格兰教会比其他所有教会都更反对有息贷款。

在锡耶纳、热那亚，尤其是在佛罗伦萨，意大利商人从中获利。在 14 世纪和 15 世纪，阿西亚沃利、巴尔第、佩鲁齐、阿尔伯第家族，尤其是美第奇家族，“我认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商业家族”，菲利普·德·科曼^[25]说道。意大利的经济霸权更多地基因于它的信贷技术、汇票技术、海上贷款技术、投机手段，基因于管账，基因于簿记系统的创建，基因于簿记学校的创建，基因于簿记师的培训。当十字军取得了经济霸权，此外，热那亚经济霸权在热那亚同阿拉斯或安特卫普一样出色，热那亚圣乔治银行从 15 世纪起就发行信用货币，美第奇家族公司在全世界拥有 150 家代理商。到 16 世纪，在这些名字中还须加上萨尔维亚第、斯特罗齐、戴尔·贝纳、格里马尔第诸家族，在研究美术时，都要提起这些家族。人们在 1384 年看到一位北方包税人，他负责在四个月内为一支 10 万人的军队供应小麦。另一方面，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向奥斯曼人出售大炮、桅上装备、金属、呢绒。我们刚刚引用的那封信还说道：“每天我们都看到可怜的男女基督徒被绳索、铁链束缚着，在威尼斯和热那亚商人的棚屋之间走动。”金